



小蟲

所有人也許都只是一條蟲，活得那麼苟且，那麼微小。

高中時我們常去唱 KTV，這似乎是一件很像大人的事，穿著制服的我們好像很成熟。也許真正的長大都是從假裝開始的吧。我們一群人裡就小蟲長得特別成熟，他身型瘦長，眼眶很深，臉頰瘦得有點凹陷，但並不病態。長得成熟的他總讓人感到很有安全感，他不需要假裝就很像大人。但我時常覺得小蟲走得太前面了。

小蟲為什麼叫小蟲？因為他很瘦，很多同學常開玩笑說他是毒蟲，又白又瘦臉頰略凹，但他從來沒有出現過我們能想像到嗑藥的人會出現的精神渙散貌或瘋狂舉動，反而總是很冷靜，也有人說他冷靜得像條蟲，他媽則說他太瘦了，瘦得跟蟲一樣。不管怎麼樣我想他不討厭小蟲這個名字，也只能說不討厭而已，因為沒人知道他到底喜不喜歡，人們都太習慣自己幫別人定義對方的喜好或者其他，甚至不小心就幫別人定義了生命。這世界太容易用外在的事物去定義一個人，像是制服定義學生，但脫掉制服後呢？我們是什麼？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佳作

小蟲說他一輩子都會是小蟲。

那個年代唱歌我們都唱周杰倫、蔡依林、梁靜茹或飛兒樂團，唱唱跳跳的 HIGH 歌，或者小情小愛朗朗上口的芭樂歌。四個小時狂歡的尾端，小蟲每次都會在收尾的最後一首歌點劉允樂的活該，我沒聽過的人名沒聽過的歌，一首不會在逛街聽到的歌，書局也從來沒播過，總之這不是你熟悉的流行文化裡出現的歌。它不好唱，總是讓唱的人看起來很痛苦，撕心裂肺的痛，小時後還不懂的痛，小蟲會高亢地想盡辦法把音拉上去，「我的傷害值得萬眾期待」，完美結局。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唱上去，我可以。」唱歌彈吉他的時候他不像一條蟲，在台上的他是一條龍，一條閃閃發光讓人無法移開目光的巨龍。小蟲的手指很適合彈吉他，那雙手不需要什麼理由它就是長得很適合彈吉他，左手很適合壓在琴頸上，右手很適合擺在響孔上方的金屬弦上，他撥弦的手指很輕盈很靈活，而琴音總是很沉穩，很穿透人心，甚至讓人心痛，像他的人一樣。往往活潑的、跳躍的都只是我們看到的，最後心裡感受到的才是真的。

下台後他仍然只是一條蟲。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佳作

畢業後我們這群人各自去了四面八方，北中南東，資訊、商業、藝術什麼都有。我們終於擺脫了制服，終於好像可以當個真正的大人，但脫掉制服後的我們其實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什麼。資訊、商業、藝術，大家沒有人說得出來自己是不是真的要這些，真正確定的只有我們急於想離家的心，好像離家才能真的長大。小蟲也離家了，他去了台灣的正中心。

在被土地圍住的島嶼中心，他開始窩居成一顆蛹。

畢業後我很少看到小蟲。要從山林裡回到山下，再從中部的山腳下回到北部是一趟遙遠的路程，回家變得難了，相聚也難了起來。當初這群人也不再常常碰頭，我們各自占據了台灣的一角，各自重新開始了新的人生，生命在離家這一瞬間被切割成兩段，前半段好像是再與自己無關的稚嫩歲月，裂痕後的當下才是我們真實的人生，再沒有制服包裹的真實人生。後來才發現制服是溫室，溫室外的我們都成了一條微小的蟲，隨時準備被踩扁，被掠食，而小蟲早就已經學會如何當一條蟲。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佳作

一年寒假我見了H同學，從他那邊收購了他高中時期使用的二手吉他，剛好碰上過年，二手吉他從一千六變六百，H同學說一千就留著當紅包過好年吧，他想要的只是這把吉他能繼續被好好珍藏和使用。那天是除夕前一天，我和H同學約了他家附近的馬路口碰面，冷風吹來讓人感到刺痛，我站在路旁收下他遞過來的吉他覺得很沉，接下吉他的手暴露在外被風吹得很難受，想起這是高中那時H同學跟小蟲一起在吉他社裡合購的吉他，看著自己接下吉他的手突然想起了小蟲彈播吉他的指頭，接過吉他的當下我看著H，我知道我們一起想起了小蟲。

那幾年臉書正崛起，我們雖然不見面但網路讓我們還能透過螢幕稍微窺探彼此的生活，只是線路背後連結的真實是我們永遠都無法窺探的。螢幕上我看到好多小蟲抱著吉他燦爛笑著的脸，可是鏡頭之外的他到底是什麼模樣？幾次我向H問過小蟲的近況，他也答不太出來，他們偶爾聯絡但總是談些不著邊際的話，他說小蟲說話的感覺像是漂在半空中，很遠、很浮，彷彿他踏不到地，一直都這麼飄著。也許身為一條蟲太過微小，有一天終究會無法被感受到。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佳作

小蟲開始離我們的生活好遠。我們沒有人知道究竟是地理阻隔了他，還是其他更多我們無法猜測的可能讓他離我們越來越遠。大學生的生活燦爛又像是迷，網路的興起讓人們更習慣經營表面，特別是燦爛的表象，而真實總是不被分享的。螢幕藍光、網路語碼、臉書網誌是一層層亮麗的膜，包裹之下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模樣。這個世代所有人都被一層層覆上這些透明的膜，。

人人都成了一顆蛹。

生命是不間斷的選擇過程，高中畢業後我們選擇去了其他縣市、選了學校科系，大學畢業後選擇各式工作或者繼續唸書，有人得志有人失意，但沒有人會殞落，所有的結果都只是每一個人對自己最慎重的決定。選擇當蟲或者成為蛹都只是選擇。

我們一群人曾經相約要一起出遊，總是無法順利成行，在每一次的預想破滅後便會再立下下一個更大的目標，我們想也許讓目標更巨大更美會對我們這些人來說更有吸引力，也許會更容易成真。其實我們只是不停地再試著掩飾這個永遠不可能被填補的洞，沒有人再如過去這般青春願意為了一些浪漫的事放下現實，沒有人放得下工作、放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佳作

得下主管，沒有人還記得什麼是浪漫。長大只是讓我們真正成為一條社會裡苟且的蟲。長大讓我們學會騙人，還學會了騙自己。

既然都只是選擇，那是不是可以選擇不長大？

小蟲繼續蹲踞在島的中心。常常想起他在島的中心就覺得這個世界還不至於坍塌，他好像一個穩固的中心點撐起了這座島，我們四散於島的各地，而他撐起我們，像高中時他總是撐起所有人的愉快或不愉快，而所有人都忘了那小蟲的一切該由誰來撐？大家都太認真地相信他是一條蟲了，一條無須關切的蟲。

生命是不間斷的選擇過程。你沒辦法選擇不長大。

快要入夏的一個晚上，小蟲在田野間喝下了一整罐清潔劑，讓食道、腸胃被慢慢腐蝕，燒灼的過程從不間斷，他有始有終地完成這個生命洗禮的過程。那天的天氣晴朗，夜晚他躺下時應該可以看到漫天的星河，古老濫情的傳說都說人們最後會回到天上成為一顆星星，那些也許都是一顆顆懸於天際閃亮的蛹，所有的蛹都是包著一些人浪漫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佳作

的選擇，包著那些還願意選擇浪漫的人。在島的中心，在我們的心中，
他捲曲成了一顆小小的蛹，不用再當一條蟲。

不是所有生命都必須飛舞。小蟲沒辦法選擇不長大，但他可以選
擇繼續當一顆蛹，不用被世界催著羽化。

